

时代迭变中的 文武政要

袁世凯 岑春煊 吴稚晖 林森 徐谦 许世英 古应芬 黄兴 居正 张静江 陈炯明 于右任 李根源 石瑛 黄郛 陈光甫 程潜 宋教仁 何成濬 沈鸿烈 蔡锷 李烈钧 张之江 汪精卫



中国工人出版社

时代迭变中的

文武

政要

民国五十位

军政人物

列传

吴相湘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 吴相湘 著

本书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授权中国工人出版社

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10-7514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时代迭变中的文武政要：民国五十位军政人物列传/吴相湘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008-4817-2

I. ①时…

II. ①吴…

III. ①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民国②军事人物—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IV. ①K827=6②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9180 号

出版发行：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100120

发行热线：(010)62005049 62005042

网 址：<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字 数：700 千字

印 张：43

定 价：7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推荐序

张 鸣

好些伟人读历史都喜欢读人物传记，据说是读历史的快捷门径，一个大人物的传记读下来，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也就顺带着明白了。还有一层意思，他们不便说。古今中外，史家写传，传主多半有点来头。梁启超说，过去的历史，等于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其实，外国的历史也好不到哪儿去，怎么有可能有人为不知名的小人物做传呢？即使有，也是偶然的。所以说，喜欢读人物传记的伟人，在他们还不“伟”的时候，无非是有样学样。

虽然说，真的通过学习伟人变成伟人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但一直以来，好些历史的爱好者，的确怀有“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兵”的心愿，如痴如醉地读传记。即使野心不那么大，通过读传记了解一下别人的生活，尤其是跟自己不一样的大人物的生活，也是一种乐趣，多一点谈资。

民国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特别特殊的时代，跟这个时代相接的清朝，是一个历史上超级保守，也超级沉寂的朝代。它的文化，连一向仰慕中国的朝鲜和日本都看不起。不仅仅因为异族入主了中原，的确也由于这个朝代了无生气。统治者过于严谨也过于小心的政治高压和文化管制，

不惟窒息了文化的创造性，而且连带着把所有的士大夫都管得小心翼翼，唯唯诺诺。像龚自珍说的那样，不仅相无才相，将无才将，市场没有了聪明的商人，连小偷都缺乏才气。

这个乏味的朝代，虽说在西方大规模进入中国之后，已经发生了变化，但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还是跟民国的到来联系在一起的。民国时代国家很弱，总是挨列强，尤其是日本的欺负。但民国却是一个充满了生机，也充满了色彩的时代。民国的生机和色彩，是民国的人创造的，民国的人，有特别的“范儿”，属于自己的“范儿”，有意思，好玩。

这是一个文化人牛皮哄哄的年代，非常异议可怪之论随处可见，人人见怪不怪，断然没有人会把这些发怪论的人抓进局子，思想改造。总统也好，主席也罢，是不能进大学的，进了大学也没人理。蒋介石做主席的时候，进了一个小小的安徽大学想要摆摆架子，没想到给校长刘文典吃了一个硬硬的钉子。虽然下令撤掉了刘文典，但自家的面子再也找不回来，从此以后，学了乖，不再去大学找不自在。虽说大文化人中海归众多，但古来文人相轻的积习依旧在，互相挖苦，嘲骂，打笔仗，大学和文化机构，明争暗斗也时常会有，但无论牛人还是不牛的人，大多保持了行动的自由，和则干，不和则散，没有人为了权势低三下四。学术争论争得动了手，争完了一起喝酒。那年月，心底坦荡的文化人，还是多。

那也是一个媒体人耸动天下的时代，先后死于政治动荡中的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活着的时候，一支笔，任你总统还是总理，都得掂量掂量。后来的大公报三杰，办报不党不卖，刚果敢言，社论一出，天下景从。甚至算是后辈的范长江、徐铸成，也都有声有色。

民国的企业家，是在乱世打天下，而且打下天下的经营奇才。他们继承了张謇、汤寿潜们的事业，土生土长的卢作孚、王云五、荣氏兄弟和海外归来的陈光甫、范旭东、吴蕴初、侯德榜等一批新式企业家，在

几乎没有国家保护的条件下，开创出一条中国民族产业的新路。

甚至，连民国的武人，江湖人物，都各具特色。有的骄横，有的谦恭，有的快意恩仇，有的阴险狡诈，有的老谋深算，有的鲁莽裂灭。但个个都个性鲜明，你就是你，他就是他。不许美术学校用人体模特的孙传芳，待人接物，极其绅士，他治下的江南父老，对他个个称道。满口五常八德的吴佩孚，偏偏要声援五四学生。执意复辟清朝的张勋，对他的家乡人，好得不得了。满嘴粗话的张作霖，进了他拿钱办的学堂见先生，却一个劲儿地鞠躬作揖。用水龙头给部下洗礼的冯玉祥，掌兵十万，自己却总是穿着士兵的粗布衣裳。连帮会中人，也有杜月笙和范哈儿这样的可人，令学商各界翘楚，称道不已。国学大师章太炎对总统和主席都不放在眼里，偏偏要给杜月笙的家谱作序。

给民国人物做传，是一件快意事，也是一件苦差事。台湾著名史学家吴相湘，本为湘人，产生巨商之家，但却雅好历史。当然，在他那个民国年月，史学原是显学。吴相湘 1933 年入北大历史系，得陈受颐、孟森、胡适、傅斯年和陈垣诸大师的亲炙，尤其得治清史的孟森先生的真传。当日就是北大的高材生，留校服务不久，进入中研院史语所，为新生代史学家中的翘楚。到台湾后，著述甚丰，对晚清和民国史贡献尤著。其中，《民国百人传》是他着力甚多的一部人物传记合集，此番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时代迭变中的文武政要》，就是是书的一至四册（共五册）。

吴相湘先生著史论人，有中国传统史学的意味，每个传记，大抵跟二十四史上的人物传一样，一上来就是某某人，字甚，号甚，何方人氏云云，但其细腻详到，却又远非传统正史所能望其项背，立意正大，叙述平实，史料出处绝对可靠。要想知道民国的人和事，此书不可不读。加之是书所传人物，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以来大陆对之知之不多，更是弥足珍贵。

唯一的缺憾是，吴相湘立意太正，涉及人物，多数野史笔记的奇闻

轶事都阙而不录，正虽正矣，但未免少了一点趣味。其实，野史稗闻，经过辨析，也未必一无可取。同时，个别传主因为各种原因，在细节处理上，用了曲笔。诚然，吴相湘写作的时代，对他而言，民国尚在，有的传主本人还活着，即使传主已逝，但人家的家人还在，下笔之难，非我辈所能体味，不录野史，偶有曲笔，也许是一种不得已吧。

2010年10月10日于京北清林苑

目 录

推荐序	张 鸣
-----------	-----

袁世凯	1
岑春煊	30
吴稚晖	46
林 森	64
徐 谦	71
许世英	81
古应芬	100
黄 兴	105
居 正	142
张静江	155
陈炯明	165
于右任	180
李根源	202
石 瑛	218

黄 郭	223
陈光甫	254
程 潜	297
宋教仁	309
何成濬	314
沈鸿烈	325
蔡 锷	333
李烈钧	339
张之江	351
汪精卫	358

下 册

江亢虎	363
杨 森	377
蒋作宾	388
吴忠信	402
朱执信	415
覃 振	423
杨 杰	428
徐永昌	434
张 群	447
何应钦	468
唐生智	486
戴季陶	499
孙 科	513
陈果夫	527
王芑生	545
刘文岛	557

熊式辉	564
左舜生	573
薛 岳	590
张道藩	600
陈 诚	606
程天放	629
汤恩伯	634
陶希圣	645
张厉生	660
黄少谷	666

袁世凯

袁世凯对晚清民初的历史影响甚大，是极为复杂的政治人物。多年来世所刊行的有关袁氏之传记和评述甚多，本文未随上述书文，对袁的一生做全面记述，而是仅就作者在韩国查阅的有关袁氏早年在朝鲜有关活动的档案，对袁当年的行事风格、道德人品等作一透彻梳理。由此及彼，袁后来的行事、待人，原因也就在其中了。

袁世凯，字慰亭、慰廷，号容庵。一八五九年九月十六日（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生。河南省项城县人。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死于北京。其在朝鲜言行，引起韩人不满及日人嫉忌。民国建元，背叛誓言，进行帝制，甚至不惜接受日本二十一条要求，以便早日登极。产生之恶劣影响，尤非常重大。惟其生平第一手资料迄今多未公开。今就国内难见者例举一二，以见一斑。

《三水梁燕孙（士诒）先生年谱》记载，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日本向我提出承认二十一条要求的最后通牒时，袁世凯曾于八日下午召集重要的国务员会议，“悲愤陈词，衣沾涕泪”说：“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无敌国外患者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但梁士诒年谱续云：

“会议时，有一逸事可纪者，则议毕之际，众皆嗟叹彷徨时，时

任最高行政之某公，方从容出名条数纸，托周子虞（按即财政总长周自齐）为之安置；周憬然，众愕然，某公怡然，先生（士诒）退语子湧曰：此二十一条件之所以至也哀哉。”

这所谓某公似指国务卿徐世昌言。有这一段记载，袁世凯的一些“痛心话”，就反映得毫无价值。北洋军阀政府的颞顽腐化，更由此可见一斑——这种现象的演成，袁世凯个人的影响是最大的。

就今日说来：袁世凯在近代亚洲政治史上，无论如何不能不说他是一个“小有才”的人物。但古语说才胜于德是小人，世凯的才与德太不相称了，因此一般人对他的品评，不仅是目之为小人而已，更指为民国之叛贼！

民国元年，正是袁世凯为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国人对他的期望正高，就有一位新闻记者黄远庸在《少年中国》周刊，以《遁甲术专门之袁总统》为题目撰一短文说：

“临时约法颁定以后，排袁者谓足以钳制专擅……其实雄才大略之袁公，四通八达，绰绰乎游刃有余，受任未及期年，而大权一一在握，约法上之种种限制之不足以羁縻袁公，犹之吾国小说家所言习遁甲术者，虽身受缚勒，而先生指天画地念念有词，周身绳索蜿蜒尽解，比真钳袁者所不及料……无论有何法律，而袁总统必欣以遁甲法地道。”

这是一极得真相又极大胆的率直文字，袁世凯一生做人处世，确实比深习遁甲术的法师还要神出鬼没！

东渡援韩 初露锋芒

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七月，就是“戊戌政变”前夕，康有为、

谭嗣同想利用袁世凯的新军力量以铲除朝廷守旧势力，终为袁世凯所败的故事，是世人最喜渲染的。但以今说来，这一幕的演出，在世凯一生事业中，虽有相当大的影响，可是比较他之出卖民国、帝制自为，又不免小巫大巫之别。更重要的在“戊戌”一幕以前，他已经再三表演他的专门遁甲术以出卖长官前辈和朋友，而乘机步步高升，青云直上。

南通张季直先生《蒿翁自订年谱》有云：

“光绪七年（西历一八八一）四月，项城袁慰廷世凯至登州，吴公令在营读书，属余为是正制艺。慰廷以事积忤族里，众欲苦之，故挈其家旧部数十人赴吴公，以为吴公督办海防用人必多也，而防务实无可展布，故公有是命，旋予帮办营务处差。

“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吴公奉督师援护朝鲜之命，余丁内艰，措置前故事，手书口说，昼作夜继，苦不继，乃请留慰廷执行前敌营务处事。

“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四月：吴公调防奉天金州，公自朝鲜分其军三营畀慰廷留防后，自统三营至奉，不两月，慰廷自结李相（鸿章），一切更革，露才扬己，颇有令公难堪者，移书切让之。”

今按光绪七年，正是世凯二十二岁，他已天南地北在国内游历几处通都大邑。原来他十二岁时，即随父保庆由河南故乡往江南盐巡道任所，从小膂力过人，胆大而好驰驱，在江南时有暇即控马怒驰，登览清凉山雨花台名胜，“诸兄惧其癡，戒止之不能也”。后来他父亲将他送到北京读书，“使为应试文字，而彼好读兵书，师禁之，学愈力”。结果“两应乡试不第，遂倾篋中诗文焚之，曰：男儿自有大业作为，乌能齷齪久事此”；因往投吴长庆军门——这是一向袒袁的尚秉和在《辛壬春秋》中于世凯少年事迹的描述。推测尚秉和行文的立意是尽力想反映出世凯从小好读兵书好驰驱的个性，以为异日“练兵大业”的张本。但在今日看来，这些记述倒正是黄远庸所谓“种种限制不足以羁縻袁公”话语的最好注脚，换句话

说，他的遁甲术是从小就学习了。

《斋翁年谱》中的吴公，就是吴长庆，他是世凯的姻长辈，只可惜他不明了世凯的来意，以致要他做“制艺文字”，岂世凯所愿为？但无路可走，只好忍耐。及光绪十年吴长庆调防金州，命他留守朝鲜，而“不两月，即自结李相，一切更革，露才扬己”。颇有令吴长庆难堪，但世凯一生的事业基础却从此莫立。平定朝鲜内乱手段的敏捷，不仅使李鸿章大加赞赏，更使日本人也为之惊诧注目，因为当时袁还不过二十五岁！就中国传统的做人处世哲学看来，世凯这样抛弃长官前辈的作风是大可疵议的，张季直先生因此“移书切让之”，并从此不与他通音讯，以示精神道德的制裁。但在清末政风士习浇薄的情势下，世凯却“好事我自为之”。

朝鲜记录世凯气凌人

近三四十年我国刊行的官私档案文书有关袁世凯的虽已不少，然而涉及壬午之役（一八八二年）袁的言行者却异常稀见，即朝鲜官私文书如金允植《云养集》等于此亦少透露。近十年来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印行史料丛书，其中鱼允中《从政年表》、金允植《阴晴史》于此始稍有记录：

《从政年表》：（光绪）壬午（一八八二年）八月初八日：上召见清人袁世凯时入侍（页一三九）。

《阴晴史》：（光绪）壬午七月初二日（在天津将发前夕）：夕，袁世凯来登船，与茅延年对榻起居，邀余共会，张灯叙话〔原注：袁世凯号慰廷，年二十四，河南亳县人，官中书舍人。现带吴（长庆）管行军司马。其父叔，皆显贵，为人乐易英俊，有壮志。自言：少不喜读书，留心兵事。仆从数十人皆武艺精熟，谨受节制。论我国事亦通达无碍，令人惊叹〕。袁书示曰：“吾欲提劲旅数百，直入京城，何如？”余曰：“未为不可，到仁川后，观机酌行，恐好！”见其头发半白问其故？答曰：“弟少孤，有志四方，游历天下，偶得失血之症，

以致早白。”余曰：“正当邓书麟阁之年，已有潘毛彪斑之叹。发短心长，壮气不磨，正复早白，何伤！犹愿随时保啬，为国自爱！”袁称谢。……余所住房子甚湫隘，袁君挽与同宿，遂宿右边耳房，精洁堪睡（原注：自是与同起居，回国以后四五年之间，无日不晤，谈草笔说，不可胜收，而并阙日记，故谈草无一见存者，只录初时数语，以存其概）。

这些记述，虽语焉不详，但袁世凯援韩出发时意气之盛却活跃纸端，这是国内记载所未前见的，已属非常可贵。但“并阙日记，故谈草无一见存者”，却又令人无限怅惘。但相湘很欣幸，曾于一九六〇年七月在韩国汉城大学奎章阁文书中阅及金昌熙《东庙迎接录》写本（朝鲜书录解题著录，未见刊行），记录袁莅韩之初言行，尤觉珍贵。金昌熙是当时（壬午年即一八八二年）朝鲜王廷特派迎接官，其书系就双方晤面时笔谈记录作成，既不是他人笔记，也不是事后追忆，确实是当事人当时的直接史料，兹摘录重要处于下，以补国内史料之阙。

《东庙迎接录》 中袁之言行

壬午七月二十三日，议政府草记大阵迎接官差下。二十四日，见吴大帅（名长庆，号筱轩），吴曰：“贵国王约今日未刻赴殿廷，可俟刻到，即赴。”仍馈饭，饭毕告退。有袁世凯（号慰廷），办理各军营务）共饭，携至所住之房，……袁曰：“夙知阁下忠肝义胆，本拟趋访，奈有诸多不便耳，亦未尝不慷慨神往，既得光临幸何如之！贵邦之事窃料非一二忠贞可挽回，此亦天也；惟祝及时早为振作以期久安耳。近闻新政有不尚门地（第）之谕，然否？”我曰：“亦有大惩贪墨之教矣。”袁曰：“此数谕恐观美一时而止耳。”

二十五日，我出示文迹曰：“此大僚呈览之文迹也。”吴熟览良久

使袁书之曰：“此何事耶？”我曰：“乱卒之作变也，我坤殿急避阙外僻静处，当日举哀出于处变也，文迹今始颁布。”

二十六日，见张季直（贡生，名謇）共谈。张曰：“海参崴去此一千二百里否？珲春似少远，然否？”我指案上东舆曰：“何不取考。”张曰：“不全。贵国关北财赋未尝输京，其非重赋可知，边民何苦日越俄境？”我曰：“财赋之本不输京，即我祖宗朝募民莫边之盛德远规也，挽近武卒不知抚民保境，王化又难远覃，诚极寒心。”张曰：“贵国千言万语，引用人才方能有为，家世之弊最当先破！今日国小民贫介于俄日，非有人才何以自强？深为远虑。拘泥古书，自不通时措；专事洋务，亦触戾人情；此中斟酌实难其人。前日贵国王破格求才，阁下藻鉴亦多有可荐者否？……”我曰：“万国公法未书有不战而便给兵费者，吴大帅马观察何不一争于花房乎？且其数何其夥多也？”张曰：“阁下所见极明，熟看公法者只知有例中照据，未晓无例可勿论；花房此次张大声势即恐喝之伎俩耳，马眉叔未免有错，大帅追谓其不然，已函告中朝说此邦不堪重累；眉叔亦少变其说，劝花房减之；愚见当初只十万为可。”我曰：“不给则已，给则十万似少。”张曰：“今已诺五十万，乃觉十万为少，如大副官不怕恐喝，持重而发，又急先捕其杀使之仇，则何至如是夥多？所给瘞资亦不过各人三四百金恤赏足矣；事已有绪无益遂悔，然眉叔劝花房可减十万亦足少纾民困否？”我曰：“黄遵宪朝鲜策略曾读过否？其人何如？”张曰：“曾览悉，大意固好，亦闻其人有志时务者，其素行不知耳。结日本云云以其身在该国，议论虽不能不如此，亦有未可尽信者。贵国交邻之道如事鬼神可敬而不可亲也，但不激变生事可矣。”

二十八日，我曰：“闻大帅以敝邦军民尚未集安，揭榜无效，日夜貽恼寝食不暇云，弟心正不安，且未尽谙敝邦俗习，徒为无益之忧耳。敝邦民俗凡事在上者劝之则不从，禁之则愈犯，若自大阵任其惊动，示不介意，则还可不日息定；若屡屡榜谕劝其集安，则其疑愈滋，无异扬汤止沸，请代白大帅宽心勿过虑，徐观几日，更思道理，

恐好？”袁曰：“已稔知有日，然大帅生平在心之事终身莫解，阁下厚意当为代白，或可冰释。我前晤云养（金允植号）劝其急于练兵以制全局，以慑外侮，而竟归淡漠，如何可也？何不趁我军在此择选精卒由我军训练几日，再授以自统，原非大难事，何不先试练一营五百人以观后效。能有劲旅三千人，政可行，侮可悍，然将才不易也。如值中邦一朝有事或恐不暇顾及，何不图自立以为长久之计？”我曰：“下官短见惟望天兵常留。”袁曰：“我士卒恐不能久留，且大帅亦不愿久留，中土之人谁无身家？久居无事，且恐不易支持，如换他人，恐不好与共事耳，大帅实心为民不涉傲诈，此外诸帅如大帅者计不可得，若来此邦纵兵肆兵恐民无噍类；以大帅节制无二，尚有小事滋扰，况他帅乎？……”袁曰：“贵邦产五金、人参、牛皮、丝、麻、材木，得人以理，指日可富，且地多荒芜，宜急种桑，开辟疆土，使民勤劳，练之一年，不难大理；每年能筹数十万银饷，可养精兵三四千，多不过一万，足可使日人永不敢启鲸吞之心；何也？山林险固易守，洋人利于火器而最不利于伏兵也，山林之中多设伏兵不难一举而歼之，泰西诸邦视贵邦甚贫，图之不力，如鸡肋然，食之无味，日人如失利于贵国，泰西必不肯为至小至贫之贵邦而动干戈也；泰西助人攻入者必求利于败者耳，如贵邦何利之有？日人之兵正弱于陆战，我今日所部各军可尽日人所来之多少而杀之，特有所未必耳。各洋可畏者惟俄，他不足虑也。贵邦陆通中邦，只守一面水路，易事也。中邦四面受夷，故患更甚于贵邦耳。大帅对吾辈深诤阁下为忠厚长者，今治饭请阁下。”我见吴曰：“东官今九龄矣，有出天之孝，六月变后，多有受损，坤殿奉迎还官时日为急，而日昨荷遣兵队护送，中外大小感颂无已。”吴曰：“闻东官天生聪明，六月变后，孺慕情伤亦大，不失赤子之心。王妃中朝之所休命贵国大小臣工迎之固至敬而有礼。过军营前早飭预备插旗放炮，勇丁在营站队伺候。”

八月初八日，袁曰：“金云养在何处？须以大帅意请来商事，大帅拟今十二日扶病赴津乞归。”我曰：“有何紧故扶病赴津耶？”袁曰：